

金石萃編

卷十七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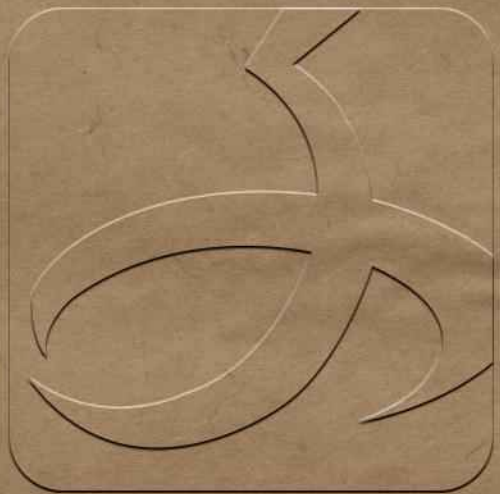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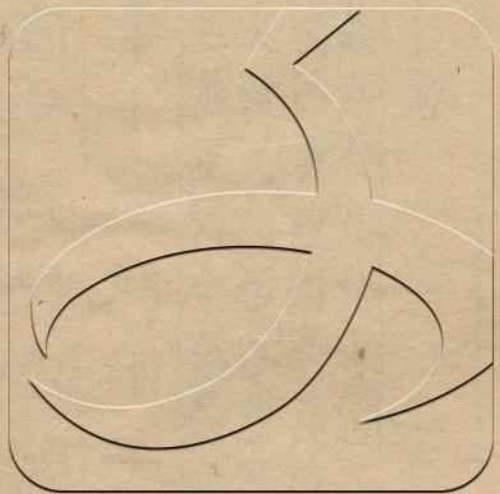
第五冊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金石萃編卷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正祖謨

漢十三

聞憲長韓仁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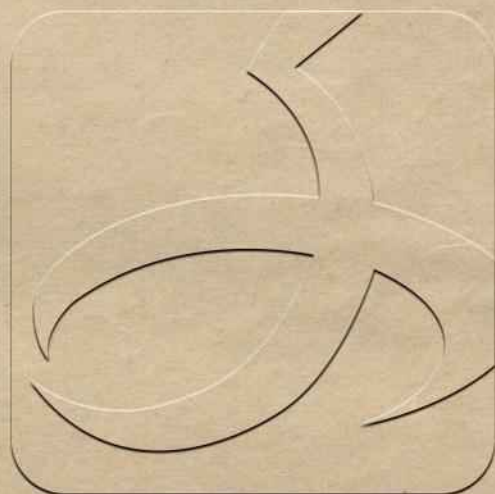
碑存上截高六尺九寸廣三尺八寸八行行存十九字額題漢循吏故聞憲長韓仁銘十字篆書後方刻金趙秉文跋又刻李獻能跋李天翼等題名並正書今在滎陽縣署

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西

隸下河南尹校尉空闕典統非任素無績

勲宣善關下仁前左聞熹經國召禮刑政得

中有子產君子關下尉表上遷槐里令除書



未對流牽短命喪身為闕下祀則祀之王制
之禮也書對郡遣吏召少宰祠闕下勒異行
勸厲清惠召痊其美豎石誌成表言如津
關闕下口口十一月廿二日西河南尹君丞
憲謂京闕下口口墳道頭誌成表言會月
廿日如津令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尉之地棗陽令李侯
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
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
亦能吏天其或者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

晦有皆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
於荒煙艸棘中得為礎為缸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彰然自古賢達埋光鏹采堙滅無聞亦何可
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
尚存李侯之名託此召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
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彥題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
遺逸者尙多此碑又復埋沒于荒榛斷壠中閱千載
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薜口口而
樹之然後大顯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

輔之踈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目一邑爲卑
畱心政事急吏緩民嚮然有及物之意行見□□褒
□踐揚□□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
不待附見于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
獻能

正大六年八月

日奉政大夫滎陽縣令李天翼再

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

石匠王福

右聞熹長韓仁銘此其移下河南尹之令牒也法以
上表下宜稱名故曰韓仁焉又銘者論談其德善而
明著之者也刊石以名仁之美斯銘稱焉矣雖其文

辭不叶于聲詩固無害其爲銘也

金石圖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滎陽令
李輔之行縣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然

康熙間修

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顧南原隸辨專

搜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爲可恠也

虛舟題跋

此碑金正大中出土而明時如都元敬趙子鹵本

朝如顧亭林顧南原輩按輯古碑殆遍此碑近在京
索間絕無知之者至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近乃

遍粥於世矣

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作聞熹

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作熹與此碑同史記周本紀

無不欣熹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熹師古曰熹讀
曰喜急就章勉力務之必有喜皇象碑本作熹二字
音義同 充牽短命卽不幸短命也郝閣頌莫承創
楚不作丞此又因承而變之與充字無異說文幸字
本作𠂔其大下者𠂔者音達漢隸多借用之曹全碑
不牽早世是也廣韻短同短逢盛碑命有悠短郭究
碑不牽短祚皆同 碑末云如律令此三字蓋漢人
公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
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東觀餘論所
載漢破羌檄皆有此三字但見之碑刻者絕少 金石

碑以熹爲喜𠂔爲不短爲短牽爲牽牽爲幸王任中
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變也 碑自歐趙洪婁以來
皆不著于錄吳山夫謂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至
牛空山始爲摹圖而失摹李欽叔跋今日拓本則二
跋皆有𠂔字矣 兩漢金石記

右漢循吏聞熹長韓仁銘金正大中滎陽令李天翼
得之京索間土中令石匠王福再立石趙秉文周臣
李獻能欽叔俱有跋刊於碑之左方漢世重吏治而
仁在聞熹刑政得中碑額稱循吏賢之也仁自聞熹
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也仁旣

歿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石以旌其美于此見善政之效而校尉風勸良吏之意亦可尙已天翼字輔之固安人登貞祐二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終石警巡使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仁既遷槐里遂遭隕歿尹河南者猶表其墳道如此宜乎吏治之競勸也河南尹君丞歿百官志尹下丞一人不見有君丞之文唯陽朔元年銅雁足鐙銘亦列君丞則君丞自前漢已有之豈亦如令丞長丞之謂與漢時郡符下移縣屬如朱博傳口占檄文並言

如律令今道流符咒襲用此語世多昧其效漢制官府文書爲之故爲附著于此授堂金石跋

豫州從事尹宙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四行行二十一字額二行殘闕止存從銘二字篆書今在鄢陵縣孔廟

君諱宙字周率其先出自有殷迺廷于周
也佗師尹赫赫之盛固以為氏吉甫相周
宣勛功有章文則佗頌武襲獫狁二子著
詩列于風雅及其靡繇言多也事景王載
左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揜支判涼儂或
居三川或從趙地漢興以三川為潁川分

趙地為鉅鯀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伍執金
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穎川者家于偽陵
克續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廟諱會稽
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
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恂
恂于鄉黨文多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
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
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
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
為榮卑官不以為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

京夏歸德宰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寢
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
宜勒金石迺佗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冑奔走載勛
細紀本朝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
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為漢輔臣
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
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右碑近日鄢陵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鄢陵劉
訥以詒許吏部穀董生子元復以貽余者也

金石
史

豫州從事尹宙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州也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金石文按姓譜尹與伊衡皆本伊尹故云山自有殷也崧高詩註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為姓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從示者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夫

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失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

金石錄補

碑所述尹氏尹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為氏此以官為氏者舉其先世二人曰言多子心子心名賞前漢酷吏也碑有云支判流僂流僂者流遷也子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僂陵僂字去邑從人前漢書僂陵師古注僂音偃本從人後漢書作鴨陵觀碑知後漢時仍作僂寫今范史乃俗學傳改之誤也銀艾相繼者銀章青綬所謂銀青也亦有云艾綬銀章者以青綬之色有似于艾葉古人用字之藻采也

立朝正色綱紀本朝指郡稱朝非朝廷也碑首題從
銘二篆字近右方中有穿與從銘二字並此又題額
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
器出穀校官白石神君白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
武榮鄭固諸碑皆有穿中所以下綽懸棺者此碑雖
不言葬額有穿中亦墓碑也金石遺文錄
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以其言本州知爲豫州令
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
掾功曹守昆楊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
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爲磨滅耳隸辨

顧寧人以鉅鹿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
鹿郡名漢書只作鹿寧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寧人
以位不福德福字爲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
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
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譌作福魏土尊號奏
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虛舟題改
宙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卽指州
治爲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不敢爲此語矣鮑琦亭集
碑額殘缺止餘從銘二字分二行篆書在穿之右吳
山夫金石文存曰篆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

君歷官至從事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
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搨工但傳其
下二字也方綱按金石文字記以其潁川人而言本
州知其爲豫州也蓋其額當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
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金石文字記作豫州
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存作漢從事尹宙碑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
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其碑云忠顯校尉汴梁
路鄆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輿魯勸農事阿
八赤白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

詔書追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判宮所以
彰聖恩重名教也公因物色碑材得片石于洧川蓋
東漢熹平六年故豫州從事尹君諱宙者之碑也公
捐己俸購石輦來鄆類命匠刮磨將舍舊而新之旣
而幡然改曰碑歷一千二百餘年故物舉一廢一有
所弗忍遂議更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于以見公
好古尙賢成此美事鄆之士民咸頌公德爲之辭曰
仁哉忠顯治績在鄆事師古始德崇哲先更新修廢
二美得全寫之琬礪以永其傳皇慶三年春正月望
日立石鄆陵縣儒學教諭李警撰古洧歲寒野人王

克讓書丹按是碑記重立尹宙碑事明言其為豫州
 從事可見元皇慶移置學宮時其額尚完也 碑立
 於熹平六年四月金石文字記以為四年誤 碑以
 僂為遷以偽為鄔以穎為穎助力有章句驗石是力
 字諸家並作功誤也顧氏文字記又以僂作僂又抄
 寫之訛 鉅鑿郡鑿字廣韻注云案漢書只作鹿是
 漢書省作鹿非鑿之加金也顧氏所校刊廣韻本亦
 如此 兩漢金
 石記

碑云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
 守長社令之元子稱曾稱元而去孫字亦勑例也云

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
 川為潁川分趙地為鉅鑿按史記秦莊襄王元年韓
 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始皇十七年內
 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
 川潁川之與三川非一地矣漢初改三川為河南郡
 而潁川則承秦舊未嘗以三川為潁川也秦滅趙置
 邯鄲郡及鉅鑿郡亦非漢初所分作碑者殆誤矣金
 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然廣韻明言鉅鑿
 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鑿伯魏祐北史有鉅鑿
 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爾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金石錄卷二十一
文首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然證以漢書
古今人表堯師尹壽則其世系所自遠矣而碑尙不
無所遺蓋譜學難明如此又碑云位不福德顧亭林
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卽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
言之然則福非誤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
金案玉篇鉅鹿俗作鑿蓋由漢人亦未能免此此伯
喈刊正之功所爲不可以已與授堂金石跋

春秋遂滅偃陽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夫目反詩小雅采菽云邪福在下毛傳云

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一音逼近之通釋文云偃音

福惠棟曰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六反

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案古
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
傳本古敷字今亦讀作副古石琅耳

校官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五尺二寸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後方題名三列又年月一行額題校官之碑四字隸書今在溧水縣學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 □□□于□□□

□銘 功著斯 金石異詠曰

溧陽長潘君諱軋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
楚大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霍之禮

有天子德之絕瑳髭髻克敏口學典謨祖
講詩易剖演奧藝外覽百家衆雋挈聖抱
不測之謀秉高直之不屈私趨公即仕佐
上郡位既置孔武赴蕃疾惡義形從風征
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姦茂獮宥息譴
歡履菰竹之廉蹈公儀之絜察廉除茲初
厲清肅賦仁義之風脩口口之迹番化放
厚岐周流愛雙孝口口親取寶替進直還
憲各政優優令儀令色獄鞫呼嗟之宛櫛
鞫叩肉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輕

利制戶六百省縣正繇不賈自畢百姓心
歡向不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
厘既未安之復役三季惟泮宮之教反夫
俗之禮構脩學宮宗懿招德既安且寧于
侯用張區豆用陳發彼有的雅宮口關鍾
磬縣兵舌骨樂焉乃世叙曰
翼翼聖慈惠我華蒸貽我潘君平茲溧陽
彬文起蒼扶弱抑彊口刈顛雄流惡顯忠
咨疑元老師取佐多脩學童冠琢質繡章
寔天生德有漢將興尚旦在管我君存今

卽此龜艾遂尹三梁永在支百民人所彰

子子孫孫卑介熾昌

丞沛國經趙勳字蔓伯

左尉河內汲董竝字公所

右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仕吏名

戶曹掾楊淮

議曹掾李就

議曹掾梅檜

戶曹史賀口

從掾位侯祖

主記史吳超

門下史吳訓

門下史吳翔

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右校官之碑隸額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爲其長潘君

作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中碑今

在溧水縣其間用字刻省其刀賢去其貝干侯用張

者周禮士以三耦射豸侯大射禮用干字尙且在昔

者似謂太公周公也

碑以葬為黎卑為俾歷即從字
廡即厲字齒即垂字暫即智退

即退楸即野賚即責字尊
即蔓字所即房字

隸釋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宮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陳長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易洪景伯先生出字為之釋謂挈為契犖為黎卑為俾楸為野賚為責剗去其刀賢去其貝干侯與豸侯通尚且謂太公周公可謂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上斯字凡十有

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攷且如第三行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衆之下是僑字退之下是慝字役之上為復反之下為失此之上為即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為闕又如既安且寧則以為目寧梅檜則以為桓檜豈當時誤於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為元貞是又以名乾而傳會也禱承之于茲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莎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釋文列於上僭附所見於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修之所未及者餘尚俟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

陰單禧謹識

碑在溧水縣學蓋溧水即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禧所為而刻之者也禧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于文字者故備錄之

金薤琳瑯

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殺阮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于集古金石錄而獨此闕如者蓋紹興十一年始出在歐趙二公後耳

山人續稿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曰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瞻也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

才老自注云三十卷本朝閣內翰穀所編錄之耳金石文字記

碑首云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己亥即位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辛酉其三百八

十三年按高祖入關滅秦在乙未卽代統更朔之年
碑未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字知爲
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日頌死日誄而碑有其誄曰何
耶溧陽志潘君字元貞當以碑爲正

金石錄補

漢校官碑原在溧陽縣學光和四年立紹興十一年
溧水尉喻仲遠始得之固城湖移置官舍至今得免
于水侵土揜仲遠之力也蓋相去已九百六十二年
矣時時見光彩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趺上必夢
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爲尉顧
此碑字多缺蝕以爲無引且厭人來觀呼隸史曾彥

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
詰止之邑宰陳容之爲徙之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
歲金陵守唐瑑作文一篇欲識石背遣匠來甬錢兩
字遭碎屑激人曰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此說
見洪邁彝堅志其碑之靈異知自有據矣番陽洪景
伯爲之註釋至順間博士單禧始考訂而跋之因手
書洪氏釋文而附所補于後可謂有功于此碑之文
字者矣此碑本溧陽潘君而碑今在溧水學宮乃禧
所移置曾得之固城湖中固城今屬高淳縣皆本漢
溧陽地也今三縣志俱載其碑文并禧跋予更索得

彼地友人搦寄數本同出較對中多同異碑乃麻石
 其首有額直書校官之碑四字字下有圓孔可貫孔
 下卽碑文首行缺十六字乃八十有七載□□于□
 □□□銘工著較溧水高淳二志所載原文補之今
 碑又缺斯金二字矣溧陽舊志以元卓爲元貞是因
 其名乾而傳之金志已改正其誤二行潘君溧陽志作潘公
 誤三行絕操溧陽志作純操誤祖講溧陽高淳二志作祖訓誤五行除曲
 阿尉高淳志落除字十行失俗溧水志作失谷誤十一行招德溧陽志作
 昭德十二行閑高淳志作閒十三行皇慈三志皆作聖慈十五行龜
 艾溧陽志作龜文誤後姓名梅檜溧陽高淳二志作桓檜誤時球溧水高淳二志

作求又考碑字形通刑禽作會孤作菰竊以爲漢碑

之文惟地志所載乃親見碑石其文自無訛謬可補

他書記載之失以徵信也今三志爭載其碑文全不

較覈其字跡况遠道未能手模其文以訛傳訛豈能

更爲之考論哉王著校官碑考

碑中用字類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剗省其刀

賢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斃傷也六書略云

擣傷也禽姦猾卽用本字于義固通不事借斃爲剗

也說文取堅也古文以爲賢字袁良碑優取之寵與

此碑正同蓋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 昌黎詩押玲

瓏爲瓏玲參差爲差參後人但以用之自公不敢致
疑寔亦不知于古何本碑云惠我黎蒸亦倒用蒸黎
字以押韻 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銘云比列陵於
隸釋云似倒用於陵以稱韻也亦與此用黎蒸同
左傳楚商臣立以潘崇爲太師此作太傅恐誤 王
貽上居易錄云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
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
子女土京周家邦鼐鼎息偃之類皆是古人倒用成
語以就韻如此之多但出自今人之手則斷斷不可

耳金石
存

都元敬跋云單禧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
字近日杭州汪氏刻本金薤琳琅跋云單君謂洪氏
所釋外不可辨者尙有二十七字卽隸釋所注爲闕
者是也單君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
今南濠乃以二十七字皆爲單禧所考定誤也方綱
按單氏釋文卽洪氏釋文然如以挈爲契一句今日
所行隸釋本竟無之首行于字下云闕四字今本乃
誤作闕二字則單氏此碑猶得據以存洪氏原本耳
若其所謂紹興十一年者則王象之碑目注引洪邁

夷堅癸志作十三年而首行銘功功字則單亦沿洪之誤釋爲工也稟資南口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禱今諦審是神字衆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僞汪氏新刻又以爲僞今諦審是推字又第三行單以爲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爲卽汪以爲服今諦審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修字既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之非是復字與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爲外今諦審之非外字也又呼嗟訛爲吁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 金石文字記引雲麓漫鈔謂東漢時有校官此蓋信潘

君之職爲校官也金石圖跋謂潘乾溧陽長而額題校官疑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於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幸南陽所謂校官弟子者學舍之弟子耳後漢書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然則縣宰之事不專在教而茲碑特頌其興學之事故其石刻于學舍云爾都南濠又稱單禧爲校

官殆亦同此誤者也又隸釋云費鳳別碑與前碑今並立于吳興校官之壁据此亦足證校官二字是學舍之名非職官之名也漢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

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曰為學官

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按此條

即此碑校官二字出處曲阜孔戶部誦孟云學典

謨之上是志字賦仁義之風下是備達二字雅字下

是式字今並存之誦孟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

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和四年辛酉數符然蔡

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

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

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可證計漢歷者不併入呂

后王莽聖公也是可疑矣愚按王莽合孺子嬰居攝

凡十七年合更始二年為十九年再合之呂后八年

為二十七年自高帝元年乙未至桓帝末年丁未凡

三百七十三年若於中除二十七年則是三百四十

六年矣安得云三百六十六年乎且王子是靈帝熹

平元年自高帝乙未至此是三百七十八年又安得

云四百一十年而邕獨斷既云靈帝二十二年董卓

立陳留王為帝則是獨斷之書成於初平時邕死於

初平三年壬申上距熹平壬子已二十年又不當以壬子爲止也獨斷之紀漢年不可據以爲證明矣豈得轉因以疑是碑乎 金薤琳琅云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此與單氏跋謂在孔廟大門右者相合而王象之輿地碑目建康府條下云溧陽長潘元卓碑後漢光和四年今在尉廳又云校官之碑後漢光和四年立今在縣圃旣分二碑又在兩地則是圖經沿訛又不止單禧所辨溧陽志之誤而已 洪景伯隸釋在元時當有善本卽此一碑單氏所引隸釋之文覺今日隸釋本不可信者寔多如垂之爲垂邊之爲退

所之爲房豈復煩於釋乎至若厲之爲厲則碑本作厲與正楷何別而蘭之爲蔓則又何待釋乎以愚論之蘭字非蔓字乃曼字也蓋曼衍之義於勳字爲近而是碑蕪藜皆从艸是以知之也取之爲賢洪所未釋而隸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取寶智因蒙下文从省今按碑中取字凡兩見豈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鄒氏鏡銘而後知其說之謬也 碑以前半叙事之文目曰誄而以後半有韻之文目曰叙亦變例也靈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閏十月已丑朔此云十月已丑朔者閏十月也不言閏亦變例也

兩漢金石記

右碑溧陽人頌其長潘乾構修學宮而作隋時割溧陽西鄉置溧水縣宋南渡初溧水尉得碑於固城湖中其後移置縣學碑遂爲溧水所有矣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廣韻誄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也誄本爲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雖亦累德之詞然失其義矣說文𠄎堅也古文以爲賢字公羊經鄭伯堅卒釋文本作𠄎疏云穀梁作賢蓋𠄎賢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穀梁皆作堅與左氏同矣此碑親𠄎寶智師𠄎作朋皆从古文其書邊豆之邊爲𠄎亦籀文之變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行云其誄曰錢少詹事云誄本爲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失其義矣予證以周禮太祝作六詞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詞也疏此六詞者皆爲生人作詞無爲死者之事是誄之名施于死生而通之殆如考妣嬪可兼生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氏注云誄禱篇名說文引此作譌亦云纍功德以求福從言纍省聲推之此碑吏民頌其生君於義固無嫌哉碑稱布政優優詩以布作敷說文引書敷重莫席敷亦作布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注今文

金石錄卷二
布作敷是布敷爲古今字 碑首校官字東漢時縣

有校官已見金石文字記案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于

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益又在西漢時已

然授堂金
石跋

白石神君碑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十六行行三十五
字額題白石神君碑五字篆書陽文今在元氏縣

蓋聞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

於祭祭有二義或祈或報報以章德祈以

弭害古先哲王類帝禋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建立北域脩設壇屏所以昭孝息民

輯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叅三

條之壺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威體連封

龍氣通北嶽幽讚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後

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有驗猶自

抱損不求禮秩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

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丰三公守民蓋

高等始爲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相縣以

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

求依無極爲比即具聽許於是遂開拓舊

北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
用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旨酒欣
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無
伐陰地無鱻陽水無次氣火無灾燁時無
往穀物無害生用能天遠宣朗顯融昭明
丰穀歲熟百姓豐盈粟汁五錢國界安寧
尔乃陟景山登崢嶸采靡石勒功名其辭
曰

巖巖白石峻極太清皓皓素質因體為名
惟山降神髦士挺生濟濟俊乂朝野充盈

灾害不起五穀熟成乃依無極聖朝見聽
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量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匪奢匪儉率由舊章
華殿清閑肅雉顯相廟諱圖靈像穆穆皇皇
四時禋祀不愆不忘擇其令辰進其馨香
犧牲玉帛黍稷稻粮神降嘉祉萬壽無疆
子子孫孫永永蕃昌
光和六年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
令京兆新豐王翊字元輔長史潁川申屠
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瑋祠祀

掾吳宜史解徵石師王明

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珣家門

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為火所燒

右白石神君碑篆額在真定靈帝光和六年立前二
年蓋高等授三公封龍靈山請于朝為無極山得法
食至是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復具白石本末求
依無極為比朝廷聽許遂開祐殿宇琢石勒碑其文
有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趙氏莫曉三條為何
語按尚書正義曰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
地理志云禹貢北條之荆山則在馮翊懷德縣南條

之荆山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
融王肅皆以導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嶠冢為南條
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
接則岷非三條也彼阮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
體南通商維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漢人分隸固
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
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晉魏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
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

碑以番昌為番昌
拓字隸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
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

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
 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
 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即與
 封龍無極其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常索法
 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比
 即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潛禁于將
 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為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
 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
 君壁神君名號始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
 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曝書亭集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
 為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本華
 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崧岳北帶
 洛澗云云敬院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岳之體南
 通商維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予意無極三公
 封龍諸山在崧華之閒二碑皆從太華立說而有據
 崧嶽通商維之語是即此九山三條注脚也

金石後錄

康熙廿九年子宰深澤崑山司寇公搜訪名刻于無
 極縣求此碑蓋因碑中有無極山語而顧亭林金石
 記又云在無極縣徧尋久之不獲其他州邑亦絕無

知者疑此碑已亡三十年真定十州邑災余奉檄調赴贊皇縣監賑抵元氏縣開化寺見後殿左側有一碑其形如圭心異之急趨視乃白石神君碑也卽出錢與元氏令劉君趣其捷揚此碑之顯寔自予始碑云縣界有六名山攷本志三公山在今縣西七十里封龍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據碑在漢已名封龍志所記非是靈山在今縣西北三十里無極山在今縣西三十里上有無極神祠漢立無極縣于此縣以山名也今無極縣乃移在真定府東六十里相距百八十里縣界又絕無山名存而建

置之意已失白石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山多白石故名舊有白石神君祠卽漢時立碑處也所謂六名山者止有五山其一山無攷其稱相縣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新豐王翊也元氏爲常山國所治首邑相得據縣請轉上其文於尙書也抑予有疑者無極山在常山國境內因山置無極縣而范史無極屬中山國予歷中山疆域皆在常山東北無極則在常山西南境中隔常山所屬之真定中山焉得越真定而轄常山屬邑然則元氏縣志漢置無極縣于此之語不知果何所據而其遷移向東又不知在于何時

也兩漢書俱作毋極碑作無極今亦稱無極當以碑
一爲據碑額白石神君碑五字每字安一方空作陽文
凸起與濟寧武榮碑同他碑所無其文殊古雅而用
字典則如云開拓舊兆拓字徒各切音託字書張衣
令大也張揖廣雅拓大也漢隸字源曰桐柏廟碑開
拓神門無極山碑恢祠宮義祚拓本是開拓之義如
云火無災燁燁遲延切闕平聲國語水無沉氣火無
災燁碑乃用此語如云登崢嶸嶸同嶸揚雄甘泉賦
似紫宮之崢嶸亦可省作嶸又云萬壽無疆卽疆字
張公神碑疆界家靜呂君碑謹守疆易朱龜碑疆土

漢書王子侯表疆土過制與疆同水永番昌卽蕃字
之省無極山碑草木番茂前漢書卜式傳隨畜牧番
與此同又有云地無疆陽漢隸字源曰說文新魚精
也左傳曰冬無伏陰夏無愆陽疆愆無通理此語未
得其解錄之以俟博雅者

金石遺
文錄

漢白石神君碑始見于金石文字記云在直隸之無
極縣寔未之見也丁亥秋陳香泉使君以此本易我
塵鶴銘余遂裝而藏之後題名有元璽字元璽者前

燕慕容儁年號也

楊寶鐵函
齋書跋

碑文十四行空一行方刻銘又空一行書年及常山

金石錄卷二十一
相長史丞尉掾史石師姓名其二行後空一行有燕

元璽二年題字

辨隸

隸釋云此碑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
今按馮巡王翊等題名之後仍有隸字二行其一云
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此碑重刻本
有可攷燕公所收本偶無此字故但以書法定其時
一代然亦精于鑒矣又予細讀此碑并以三公無極二
碑相比較恐此叙銘亦非漢人所作蓋其體輕而味
淺亦無漢人蒼厚之致意厚碑已毀此亦元璽間人
摹古爲之者非特其字爲重刻也然魏晉以後隸法

已壞此慕容時所刻猶能整齊如此 漢軹家釜斗

字作升金石文字記云升音陞升音斗昔人以其文
易混故改升爲斗碑云年穀歲孰百姓豐盈粟升五
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此筆畫小訛書鐫之過
若粟升五錢又何足稱頌乎黍稷稻稂乃借稂莠之
稂爲梁也今本隸釋或書作糧非是

金石存

隸釋引郡國志注云有石塞三公塞石塞卽白石山
也隸釋所載有三公山無極山二碑此則其後二年
所立也河朔訪古記云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
下有漢刻白石神君碑是也是碑之爲漢刻無可疑

者其以爲後人重刻特出洪氏之疑而吳山夫乃云
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定其爲
重刻殊不知主簿下乃程疵二字其下亦非字字斯
亦傳會之甚矣吳又辨粟升五錢是斗非升以爲書
鐫之過不知石本寔是升字並非升也又挹損挹字
趙氏金石錄明釋作挹而諸家皆訛作抱何也 碑
末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二人稱名與字長史申
屠熊則稱名不稱字且在元氏令之後與三公無極
二碑不同蓋勒碑時固無一定之例特偶有後先詳
略耳卽如三公無極二碑丞亦稱字而是碑丞不稱

字可見其不必畫一矣想洪氏所收拓本必是裝界
成冊而申屠熊之下恰空三格又或裝潢者誤置在
前因而誤以長吏穎川申屠熊七字接上季祖之文
而又云其下闕三字也今驗石本則並不如此又碑
陰上方之末一行璧神君璧字吳山夫誤作祥又以
上句萬字貫之云萬祥神君其誤亦坐裝標之失耳
予嘗謂收藏古刻必有其副而後可翦截裝潢正謂
此也又碑陰上層第一行音上止闕一字再上是空
石無字吳山夫謂闕二字非 倍三十一年公羊傳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据此傳
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惟太山
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
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
及于千里据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是
碑上言幽讚長育不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
不指雲矣

兩漢金石記

碑列名者八人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名字俱書
他皆名而不字別于守令也王翊樊瑋二人郡縣兼
書其三人書郡不書縣掾史石師則郡縣俱不書洪

氏隸釋移長史于元氏令之前且謂中闕三字蓋洪
所得者裁翦裝潢之本而以意度之耳碑以幽讚爲

幽贊無曷爲無疆亦洪氏所未及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洪景伯旣證明三條尤于九山未有所晰余撫淮南
王書墜形訓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
山太行羊腸孟門今白石山亦太行之支麓也所云
居九山之壹者當謂此碑云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
威後又有燕元璽三年刻字亦稱白石神君山川之
神其有封號當漢季已如是而世儒謂沿于唐代非
其失檢也與

授堂金石跋

尉氏令鄭季宣碑

碑殘缺止存半截高八尺二寸廣四尺二寸約十八行字數無攷今在濟寧州學

君 字季宣 聘君之孫 斷君 度和

淑 五 之 有 趙 壹 文

振 吳 札 之 高 東

守 欽 挹 呂 以 備 禮 招 陽 可 躍 東

季 觀 國 之 光 飢 行 父 貞 忠 節 帝 奇

弓 斯 賦 雲 會 威 臣 死 夜 在 公

季 我 社 馮 殉 黨

遠 近 車 未 挽 駕 賊 其

旅 供 天 乾 剛 之 辨 東 鄙 侵 掠 如 豹 其

舍 措 九 刑 而 齊 政 以 煥 休

以 耕 養 慰 存

漢 十 三

三

三

三

三

鰥獨靡困
積既
虞放
就洿
穆

沙
恭穢
遺則不
仁義交
之
可謂

之中神人協
或之害
能惠者
也當
儀鴻

二年四月辛亥
卒于
是路無

軌
孤其三年四月辛酉
葬故吏
筮款

子車之殉
斬級方
咨父事

君慕衛鼎之不泯
恩粵人之
追頌君

德伐石
銘碑擒
勳
令問

無
其辭曰

堂
堂惠君明
聲
如雷如霆既

帝
君我城討賦
賴社
厥成

克有定
丕心則寧民
賴社
厥成

伊產
繼岱宗之靈
喬濟隕
景命不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石休有
騶

碑陰

陰亦殘缺止存第一列及第二列上一二字每列二

十行第一列首行已泐第二列七行以後全泐無一

字可辨額題尉氏故吏
處士人名八字篆書

故孟津者尉口處无口

關内侯張口口詩

故方城長毛良口口

故孝口口口耽口虞

故從事口口口伯

故從事口口口

故從事光子宮

故從事宗口仲口

故從事官掾關下

故守令名嵩仲口口口

故口口任口口

故督郵邯鄲敬關下

故督郵邯鄲璣元珪令司空掾

處口口口口德源

處主口謙議直

處士□□少德

處士□□子朝

處士邯鄲□□□

處士呂林□□□

處士呂贊□□□

處士楚政□□□

處士□□元

處士斷

右漢尉氏令鄭君碑其名已殘缺碑陰題尉氏故吏處士人名知其為尉氏令金石錄

右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穹碑多有裂文字半湮晦少成章句有其字而亡其名官闕略不一見僅存卒葬年月其中數十言載殉賊侵掠事前稱其有吳札之高來叙故吏欲予車之殉碑陰姓名却班班可考其間奇字如書飢作飢書夙作夙一繇字未詳碑有放鵬之句上下文剝滅不可考鵬與鵬同音鵠鵬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 右鄭季宣碑陰以八篆橫刻其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上下凡四橫其中督郵邯鄲璣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末有直事干四人亦是以干為幹語在景北海司馬

整碑陰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似是造碑者所

識續

鄭季宣碑名已殘缺季宣字耳碑以飢為飢死夜在

公之死即夙字放鵬之鵬與鵬同音鵠鵬是鳩名某

即棋字縵即縵字碑陰橫刻篆八字於上曰尉氏處

士故吏人名

漢隸字源

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云鄭大夫

尉士之邑顏師古曰鄭大夫尉氏掌獄之官故為族

耳按古之治獄官曰理月令命理瞻傷注治獄官夏

曰大理或曰李臯陶為大理又獄官曰士尚書汝作

士周禮士師注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未聞春秋

時以獄官為尉氏也瓚說得之

金石後錄

洪氏謂書飢為飢按說文飢讀若載玉篇飢咨代切

始也尚書九載績用弗成晁公古文尚書載作飢字

又石鼓文酋車飢道音訓云飢古文載見義雲章作

飢蓋隸書从耳者皆書作几故誤以為飢耳其謂鵬

鵬同音鵠鵬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亦誤也

按書古文訓放驩兜于崇山作鵬咬今碑文放鵬上

有虞字其為驩字無疑

隸辨

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子所舊

藏者約計十八行除第一行無字可見其略可見者四十八字又半字三而已牛氏金石圖著錄者才三十五字中間脫漏第八行而第十二行能下一字今日舊拓本尙見其上半半氏乃只著其下半心而闕其上半何也至洪氏隸續所著錄凡二百七十許字則其所見拓本較今日增倍可知矣而以愚今日諦視殘搨所著之字與洪同者才三十八字洪訛而今正者五字七行挽洪訛折九行似洪訛以燠洪訛碑十三行考洪訛乎是洪訛之洪闕而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九行味十二行微惠能十三行率五行干幸則又何也 丁酉秋曲阜孔莊谷戶部繼涵以所爲是

碑金圖艸本見示存余篋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爲考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爲圖仍依木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所可見者核之已多楷柱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得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旣無他本可據則亦不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尙有執洪氏之書以摹漢隸者則吾不知也 右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以今所存殘字位置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叙而後三行是銘也叙似三十七字爲一行而銘則三十五字爲一行不可得而臆斷矣隸辨援古文尙

書鵠咬字卽驪兜愚謂此說亦非也廣韻鵠鳥名人
面鳥啄鵠四凶名鵠兜也古文尙書作鵠此二字無
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从舟非从舟也說文鳩鵠鵠
也又云鵠鵠鵠也从鳥舟聲張流切玉篇鵠止遙丁
交二切鵠鵠也是从舟不从舟也洪氏所援趙簡子
放鳩事愚固未敢斷其是否然以本有从舟之字而
乃強引从舟之字以實之蓋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
已模糊疑其下是咬耳婁氏字原又云碁卽棋字愚
按碁字洪所不著不知在何處可見婁所据之拓本
與洪氏小有不同惜未得其釋全文耳 洪婁所未

釋者噢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噢休之注
噢休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噢厚也休美也服虔
曰噢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
之曰噢休代其痛也杜云噢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
言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
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許主切噢咻痛念之
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噢从口則
噢休休字之从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掬
解掬也他括切 洪氏隸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
篆額据此則是碑有額無疑而金石圖竟云無額卽

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予得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橫寬三尺而正面穿上之額竟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施椎卽落拓時本欲去其下座升高驗下半有字否因石質一動卽損不敢更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內高所以拓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 右鄭季宣碑陰今見存字九十一又半字五第四行毛下隸續作武誤今石本是良字第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羣誤今石本是耽

字第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璣誤今石本是珪字第十八行直字隸續作真今石本是直字第十九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少恐當是孝_上

_{正誤}

五處第一行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二行

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三行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二字是處第四行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五行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七行伯字隸續所無今補第八行隸續全漏去今補二字第九行容字隸續闕今補第十九行下列首一字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第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

字洪張皆無今補以上補遺十處

兩漢金石記

此碑文字行次翁閣學言之甚詳並著為圖今細玩碑文十一行神人協下有寧字之半徽五篲上有右旁真字似慎字十四行首有葬故二字可辨皆翁所未及也

山左金石志

按是碑歐陽父子所未見至金石錄始有跋尾然僅能辨其年月餘已斷續不成文理無怪近日剝蝕如是之甚也碑中飢字列字洪氏皆以為奇穢字洪亦未詳昶謂飢與載同實非飢字顧氏藹吉辨之甚核說文夙早敬也徐鉉等曰今俗書作夙

譌是夙字本應作夙碑作列者字體小變猶飢書為飢非奇字也穢字左从香卽香右从祭者古老子復字作穢則食是古文復字以此釋之定為穢字無疑穢字見韓詩說文碑云恩粵人之口口恩卽思字又云齊父事君四字今已全泐然借咨為資洪亦未舉碑陰篆額八字橫書隸續及漢隸字源作尉氏處士故吏人名隸辨又作處士尉氏故吏人名皆誤據隸續原碑題名凡四列五十九人今就現有石字者摹之餘皆弗錄也

金石萃編卷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四

邵陽令曹全碑

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二
十行行四十五字今在邵陽縣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
之胄苾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勲
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曹國回氏焉秦
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卒竟子
孫遷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

或家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少葉布
所在為雄君高祖父敏學孝廉武威長史
已郡胸忍令張越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
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
祖父鳳孝廉張挾厲國都尉丞右扶風隄
廩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瑋少
貫名州郡不牽早世是位不副德君童
齒好學甄極艾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
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
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為之諺曰

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
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靡郡右職上
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為治中別駕紀細萬
里朱紫不認出典諸郡彈枉糾邪會暴洗
心同僚服德遠近輝威建寧二年舉孝廉
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
德殺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討有充
曠之仁分醪之惠攻城壁戰謀若涌泉威
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
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遷右扶風槐里令

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囚潛隱家巷七
丰光和一丰復舉孝廉七丰三月除郎中
拜酒泉祿福長諫賊張角起兵幽冀充豫
前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
燔燒城寺黨民騷擾人裏不安三郡告急
羽檄仍至于時聖王謨誅羣僚咸曰君哉
轉拜邵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逆絕其本
根遂訪故老商翬傷女王啟王畢等恤民
之要存慰高丰撫育解寃以家錢糴米粟
賜瘠旨大女桃斐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

至離亭邵吏王臯程橫等賦與有疾者咸
蒙療煖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緜負反
者如雲敢治庸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
獲豐丰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
元丰遭白茅水大害退於戊戌之間興
造城郭是後舊姓及脩身之士官位不登
君乃閱縉紳之技不濟開南寺門承望峯
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
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
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

門下掾王啟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
掾秦尚功曹史王穎芳嘉慕奚斯考甫之
美乃共刊石紀其辭曰
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
殊宥還陟旅臨槐里感孔懷赴直紀嗟送
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圯莫不臣寧黔首
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峯山鄉明治惠
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碑陰

共五列第一列一行第二列二二十六行第
二列八行第四列十八行第五列四行

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十二百
縣三老香量伯祺五百
鄉三老司馬集仲裳五百
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
故門下祭酒姚之辛卿五百
故門下掾王啟元方千
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千
故督郵李譚伯嗣五百
故督郵楊勳子豪千

故將軍令史董薄建禮三百

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

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

故鄉書夫寧駿安雲

故功曹任午子流

故功曹曹屯定吉

故功曹王河孔達

故功曹王吉子儻

故功曹王時孔良五百

故功曹王獻子上

故功曹秦尚孔都二

故功曹王衡道興

故功曹楊休當女五百

故功曹王衍文珪

故功曹秦桴漢都千

璉

故功曹王翽子廟諱

故功曹杜安元進

元

孔宣

前仲謀

故郵書掾姚閔升臺

故市掾王尊文憲

故市掾杜靖產淵

故主簿鄧化孔彥

故門下賤曹王翊長河

故市掾王理建和

故市掾成播寡舉

故市掾楊則孔則

故市掾程璜孔休

故市掾扈安子安千

故市掾高頁顯和千

故市掾王瓊季晦

故門下史秦血靜先

故賤曹史王授文博

故金曹史精鳴文亮

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子

故賤曹史趙福文祉

故法曹史王啟文國

故塞曹史杜留多始

故塞曹史吳產孔卡五百

□□部掾趙吳文高

□□曹史高廉吉千

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

義士兵褒文憲之百

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

義士安平祁博季長二百

萬歷初邵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全為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

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

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

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

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

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

馬為曹寬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即紀功

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

稱光初七年史光初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

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道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

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

石墨鐫華

銘言三字爲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

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

安世鳳壘
林快事

大女桃斐揚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

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女則

竟以爲妃之異文

文選左思蜀都賦娉江斐於神遊
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並作

妃其字亦可作婁
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

智壽妹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

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在郭內者

謂之都亭 此文乃王敞王畢等相與爲之而自稱

爲俊艾無乃自譽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

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

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

稱之義士也

金石文
字記

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

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

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

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

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

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

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

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若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

曝書亭集

全爲永昌太守曹鸞兄鸞以上書棄市禁錮黨人五屬全遭同產弟憂棄官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弛禁全得復官其年月與碑悉合顧炎武引揚雄反離騷列仙傳魏書刑法志謂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又漢郭先生碑銘有娥娥三妃行追太妃碑爲季女所立直以爲妃而比之太妃何也

金石錄補

范史西域傳叙云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明帝時置都護戊己校尉建初元年章帝不欲疲敝中國迎還戊己校尉和帝永元三年復置戊己校尉又置戊部候順帝永建六年置伊吾司馬又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劉放注

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疏
勒傳云戊己司馬曹寬劉放注云案文亦多己字按
西漢元帝時有事西域置戊己二校尉東漢明帝章
帝和帝時或置或罷和帝又置戊部候順帝置伊吾
司馬則建置無聞焉劉放注戊己校尉云己字但是
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其注戊己司馬亦云多己
字則知戊部校尉己部校尉本二官和帝以後止置
戊部校尉一官又置戊部候其戊部司馬疑是戊部
校尉所屬而史未詳也 碑有云敦煌效穀人也前
漢書師古注曰本漁澤障也按孝武元封六年濟南

崔不意爲漁澤射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
杜林曰古瓜州地效穀敦煌屬邑第三又云武威長
史東漢書百官志郡當戍邊者丞爲長史古今注曰
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凡真二千
石丞長史六百石又云巴郡胸忍令胸忍巴郡屬邑
第三又云張掖居延都尉乃張掖居延屬國都尉也
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凡比二千石
丞比六百石又云夏陽令夏陽左馮翊屬邑第十按
碑敘述全高祖敏曾祖述祖鳳三世皆舉孝廉皆爲
敦煌鄰郡武威張掖金城北地長史都尉丞太守等

官全復舉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立功疏勒真所謂
易世載德不隕其名也又云右扶風槐里令槐里右
扶風屬邑第一又云酒泉祿福長祿福酒泉屬邑第
一又云郿陽令郿陽左馮翊屬邑第九大雅在洽之
陽元和志曰縣在郿水之陽郿水卽水經之漢水也
此其官位郡邑之可攷者也至于書法所當攷者如
廓土岸竟卽斥境岸鞞長碑岸字亦如此寫又和德
弒父篡位弒字從戈又亮膿之仁亮卽吮字前上聲
說文嗽也亦作𪔐蔡邕釋誨泚泚庶類含目𪔐滋又
威牟諸賁賁音彬後漢崔實諫議大夫箴處有訓誦

出有旅賁又續遇禁冈卽綱字去糸又人裹不安卽
懷字又賜瘠盲瘠卽疲瘠之瘠又安殊荒荒字無草
頭周憬功勳銘荒忽柳敏碑不瘠荒兮費鳳碑絡于
大荒沈子琳江堰碑田邱荒皆如此寫說文荒水廣
也此碑字所考證九字九字旣解庶幾無遺義矣金石遺文錄

右曹全碑并陰字徑九分陰字徑七分在郿陽縣孔
子廡東角門內西向碑慢卽快字金石圖

靈帝紀黃巾賊張角以中平元年二月反碑云七年
三月按靈帝光和但有六年無七年其七年卽是中

平元年張角以是年起兵豈當時邊報流傳亦復不實碑僅據流傳者書之耶抑王敞王畢等爲諛詞以媚官長故爲是文飾之語以張之也 又史作和平

元年碑作河平元年

虛舟題跋

按碑陰第一行縣三老金石文字記作故三老誤其處士超出第一層之上書之可想見當時處士之尊此碑文止八百四十餘字而碑陰有四百四十餘字惜乎搨工不搨碑陰使好古者不得盡見之也

雍州金石記

右碑銘辭後空二三行許然後書年月一行又復書

於行末今搨工惜紙別搨年月一行不知當置何所予見舊搨未斷全本乃知其式如是 銘云吏樂政

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云二足字可各押予謂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亦卽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如詩雲漢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兩遺字連押焦仲卿妻詩此嬾無行節舉動自專由吾意父懷忿汝豈得自由兩由字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前人從未有論及者姑識于此 陽曲傅

山先生云謝承後漢書予家有之明永樂間揚州刊

本初邵陽曹全碑曾以謝書考証多所裨益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今碑中如攻西域懼黨禍及戊部司馬之類皆與范書不合安得謝書一印証之 右曹全碑陰凡四列共五十七行內第一層一字者一行第二層一字者一行二字者一行上一字三字者一行第三層左一字者一行又第一層故功曹秦尚孔都下但一二字而無千百之數審視拓本初無剝泐之迹似當時原未書鐫或有所闕疑故空而未刻

也

金石存

碑以宛爲吮而宛豫之宛仍作宛又以瘁爲癢以斐

爲妃以七爲匕以暈爲量以襄懷皆爲懷 碑初出

時止缺一因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日有穿連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爲舊本也又中間咸曰君哉咸字咸內口上一畫是彎曲倒折之筆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畫不可見遂成二小橫畫矣戰字威字皆闕末筆此與碑陰人名僅存一二字又秦尚孔都下有二字而無千百等字皆似書丹時偶然空闕不能臆爲之說矣 顧寧人以遂爲遴蓋

出偶然審視之誤至巴郡胸忍令則胸忍縣名載於後漢書郡國志巴郡條下其文無異而顧氏以爲別

體字則不可解矣

兩漢金石記

右郟陽令曹全碑漢時重清議故雖邊方人士猶知敦孝友以立名譽若全之重親致歡見於鄉諺亦其一也其稱季祖母猶言庶祖母也官府所居曰寺碑云燔燒城寺又云開南寺門又云繕官寺開南門皆以寺爲官廨之稱也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有祿福縣續漢志作福祿晉隋唐諸志皆因之此碑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然則魏漢之間猶稱祿福其改爲福祿蓋在晉以後史無明文以知之矣碑末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同年紀編修昉嘗疑其僞云後漢書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間不得有丙辰日恐是後人妄作予以四分術推之是歲入庚子部四十一年積月五百有七閏餘二積日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加朔實十一得十月丙申朔丙辰月之二十一日癸亥月之二十八日是月無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本紀誤而碑不誤也今攷定中平二年三年朔日子左

中平二年正月辛未朔 二月庚子朔 本紀二月

日五行志二月有己酉庚戌庚戌月十一日又

五行志二月癸亥廣陽城外屋無故自壞月

二十四日本紀作己亥誤 劉 三月庚午朔

寬碑二月丁卯月二十八日 四月己亥朔 本紀五行

譙敏碑三月九日戌 志俱有四

寅以歷推之恰合 碑有四月辛亥月十三日 鄭季宣

六月戊戌朔 七月戊辰朔 八月丁酉朔

九月丁卯朔 十月丙申朔 十一月丙寅朔

十二月丙申朔 二年正月乙丑朔 二月乙未朔 本紀二月庚

戌月十六日 三月甲子朔 四月甲午朔 鄭季宣碑四月辛

酉月二十八日

五月癸亥朔 本紀五月壬辰晦五行 六月

癸巳朔 七月壬戌朔 八月壬辰朔 九月

辛酉朔 十月辛卯朔 天文志十月戊

午月二十八日

右碑陰列出錢人名有鄉之老鄉嗇夫門下祭酒門

下掾門下議傳督郵功曹門下曹市掾郵書掾門下

史塞曹史法曹史賊曹史集曹史金曹史皆縣屬掾

史也處士岐茂別為一行不與掾史並者非其部民

也義士五人亦別為一列在掾史之下無職故也 潛

堂金石 文跋尾 朱竹垞云史載疏勒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

碑云和德弑父德與得文亦不同予嘗推之漢一字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得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漢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然則得與德古字通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今碑云光和六年所記與史不同蓋靈帝以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碑惟就其始書之三國志魏武帝紀亦云光和末正與碑符而典略誤爲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史家不知詳推動貽舛謬

如斯類者可勝指耶

授堂金石跋

碑云巴郡胸忍令張納功德叙西嶽華山亭碑雍勸闕亦作胸忍漢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小顏音劬晉書地理志巴東郡有胸忍縣後漢書郡國志與地理志同吳漢傳作胸臆注引十三州志云其地下濕多胸臆蟲因以名縣徐鉉說文新附胸字注云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从肉旬聲攷其義當作潤蠢如順切臆字注云胸臆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臆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臆又謂曲蟻蚯蚓曲同

聲馥按玉篇肉部無胸臆二字其為後世俗作無疑
顏戴說與碑合徐氏謬也廣韻上聲準部胸字音尺
尹切注云漢胸臆縣名臆音閏去聲稔部臆字音如
順切注云漢胸臆縣名胸音蠢此與徐氏閏蠢之音
倒互集韻胸字注云胸臆縣名或从勻俗作胸非是
此又沿襲廣韻而加武斷者

桂馥

蕩陰令張遷表

碑高九尺五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四十二字第
十四行空末有一字額題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
表頌十二字篆書
今在東平州學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出先出

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為行
披覽詩雅煥知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善
用蒿蒨在帷幕出內決勝負千里出外折
珪於留文景出間有張釋出建忠弼出謨
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畜
夫畜夫事對於是進畜夫為令令退為畜
夫釋出議為不可苑令有公卿出才畜夫
喋喋小吏非社稷出重上從言孝茲時有
張騫廣通風俗開定畿寓南苞八蠻西羈
七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殫各貢

所有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於君蓋
其纏纏續枚鴻緒牧守相係不殞高問孝
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誓
於從政少為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
為從事警無細聞徵拜郎中除穀城長饗
月出務不閑四門瞻正出際休囚歸賀八
月英民不煩於鄉隨就壺落存恤高丰路
無拾遺犁種宿堅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
縣獨金子賤孔蔡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
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

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璋西
門帶弦君出體素能雙其勛流化八基遷
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
人怨思奚斯讚魯孝父頌段前詰遺芳有
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
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
新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出性孝文出仁
紀行來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北綏御有勛
利器不覲魚不出淵國出良幹垂愛在民

蘇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繹唯淵是親
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无彊子子孫孫

惟中平三年歲左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

旬陽氣厥杌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
同聲頌師孫興刊石立表以永後昆共享

天祚億載萬年

碑陰

共三列每
列十九行

故安國長韋勣珍錢五百

故從事韋口口口錢五百

故從事韋元雕錢五百

故從事韋元景錢五百

故從事韋世節錢五百

故守令韋勣遠錢五百

故守令范伯犀

故吏韋全石錢二百

故督郵范齊公錢五百

故吏范文宗錢千

故吏范世節錢八百

故吏韋府卿錢七百

故吏韋季考錢七百

故吏韋伯臺錢八百

故吏范德寶錢八百

故吏韋公儁錢五百

故吏紀定國錢七百

故吏韋閏德錢五百

故吏孫升高錢五百

故吏車公遠錢七百

故吏車排山錢四百

故吏范巨錢四百

故吏韋義才錢四百

故吏韋輔節錢四百

故吏韋元緒錢四百

故吏韋容人錢四百

故從事原宣德錢三百

故吏韋公明錢三百

故吏范成錢三百

故吏韋輔世錢三百

故吏范國方錢三百

故吏韋伯善錢三百

故吏紀奉祖錢三百

故吏韋德榮

故吏范利德錢三百

故吏韋芷章

故吏驩耑義

故吏韋宣錢三百

故吏韋孟光錢五百

故吏韋孟平錢三百

故守令韋元孝錢五百

右漢蕩陰令張君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蓋其

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讀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攷之

東漢地里志蕩陰屬河內郡即今彰德府之湯陰縣

已吾屬陳留郡即今開封府之夏邑縣

金薤琳瑯

張君碑文辭翩翩有東京風獨敘事未甚詳覈耳至

謂其先有曰良曰釋之曰騫者按良韓人釋之南陽

堵陽人騫漢中人宗系絕不相及文人無實乃爾

州

山人四部稿

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賓之誤中蹇於朝者忠之誤

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

金石錄卷之十一
加夕已爲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爲二字也歐陽趙

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

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金石文字記

碑銘書蔽蒨棠樹爲蔽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三碑

其書蔽字略同而沛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

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

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

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曝書亭集

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賓誤殯忠誤中暨誤旣且疑好

事者摹刻按以殯爲賓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爲忠與

魏呂君碑同說在第一卷東真二韻惟以旣且爲暨

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折恐非摹刻也隸辨

右張遷碑金薤琳琅載其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

徵拜下是郎字燒平下是城字流化下是八字開下

作之當是豐通作泛孔茂下是二字若爾則爲全文

矣又張良善用下釋作蕭何碑是籌策穀城長下釋

作螿碑是蠶字晉陽珮下釋作璉碑是瑋字吏民頡

下釋作顛碑是頑字于是刻石下釋作整碑是暨字

此則南濠公之偶誤存恤高下釋作年字孔茂下釋

作貳字碑皆湯滅難識此則南濠公之意測子子孫

孫下有一字不可識而不釋此則南濠公之刪削碑
一曰問禽狩所有當是禽獸爰既且於君當是既祖古

字相通也石評攷金

孫石雲跋是碑辨之詳矣然以八基為子賤以下八
事則未知基與期通八基謂八年也 碑云張是輔
漢是即氏字韓勅後碑於是作於氏漢書地里志云
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三國志吳有氏
儀孔融嘲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 藝於從
政諸家皆作從叟非也此蓋用魯論求也藝于從政
乎何有句政字左畔微有損壞遂與叟字疑似竟釋

作叟于義不通 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

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碑云
晉陽佩瑋西門帶弦顛倒用之豈別有傳耶抑筆誤

耶 碑額題為表頌銘文子子孫孫句之下方有一
字上半不全下截似是表字豈即所謂表頌之意耶

隸釋所載廣漢王君治石路碑亦以一表字表其首
但彼書于前而此書于後則又有不同者 右漢張

遷碑陰凡四十一人二名者多蓋皆書其字也惟范
巨范成韋宣三人則又名而不字隸釋云漢人題名

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

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者乃其父黨也題名于韓勅碑左凡八人魯之二庶一傅不名者別首相尊之也張納碑陰主簿白文以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李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暘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洪公之言其詳盡如此獨此則同是故吏而或名或字有異又不知當有何說以定之也 汜字音梵字本作汜與汜字音杞者形聲各別皇甫氏曰本凡氏秦亂避地于汜水改姓汜漢有汜勝之著書十八篇言種植事碑有汜姓二人非范之省文也又其字書作汜與

音杞之字無別遂讀作杞亦非

金石存

白石神君碑張遷碑昔人皆以爲僞也或曰魏人翻舊碑爲之綜其實不然予觀張遷碑之端直朴茂與衡方碑大相類其爲先漢法物無可疑者白石神君書體少劣於遷碑要亦謹飭有法 郃陽褚峻語予曰張遷碑後行刻一衣字於表字側不知其所謂峻嘗見舊搨本無此側刻半表字迺知爲後人踵設殆厭碑刻表字非隸體矯而是正其旁斯爲沾沾不勝

喜事者耳

金石圖

右張遷碑陰韋氏二十六人范氏十人汜氏二人孫

氏原氏駟氏各一人前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
而此是故安國長韋叔珍以下皆從事守令及吏而
不名何也不署郡邑豈皆蕩陰之人仕于外如安國
者非必張君之所屬耶然故吏范巨范成韋宣忽書
名又何也止載助錢之數別無文字故不可深考爾

金石錄補

碑云蓋其纏繩卽蟬聯也碑又以禽狩爲禽獸以殯
爲賓以張是爲張氏相係爲相繼中蹇爲忠蹇珮璋
爲佩韋幣沛爲蔽芾羈卽羈字蚤卽蠶字僚卽際字
其卽筭字其紀立碑歲月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

二月蓋丙寅歲也若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
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
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
之都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
國其命維新一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
諱類如此

抱經堂文集

碑額二行居碑文弟八行至弟十三行之間蓋碑文
偏右而空其左也碑文十五行而十三行後空一行
方接弟十四行也弟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
旁又刻衣字褚干峰云嘗見舊搨本無此半氏圖搨

此說以謂此半表字殆後人所刻方綱按此半字實是原石所有褚氏牛氏之說非也其碑陰下列無字處之末尾有楷書付訖二字此則後人妄鑿非原碑也碑以蕭爲策狩爲獸穰爲稷羈爲羈殯爲賓是爲氏中爲忠璋卽韋因佩而加玉也雖从虫今乃从呂與言相似隸之小變也祚卽祚變示从禾漸開後人行楷之假借矣集韻纏卽纏字纏陵延切纏縷不解也此蓋以爲纏聯字也顧云美釋羈爲羅釋求爲柰羈固非羅字求亦恐非柰字吳山夫云藝於從政諸家皆作從畋非也愚按此說於文義極通然恐

吳氏所藏本此字紙墨壞耳今以精拓之本與舊拓本相對諦審明白是畋字並非政字左畔因損而疑似也然吳氏之說頗有理以此推之則是碑撰文之人未必卽書石之人想東漢時能書晉史之類固不乏人竟似草稿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如此則爰之爲爰暨之爲旣且以及求字之類或皆誤筆未可執一以論矣碑云治京氏易而朱竹垞經義攷承師門以歐趙洪氏所弗錄遂不及之也愚已載入經義攷補正卷中碑合表頌僅五百言而其叙張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煩此固不可以入潘昂

霄王止仲之例者矣頌文無頌曰字而碑尾紀年月後又若頌詞者則是文與書皆不可以常格論爾碑陰珍卽珍字吳山夫作珍非也故守令范伯犀故吏韋德榮韋武章駙叔義此四行下原石皆無字吳山夫皆謂闕二字又於韋武章下多出錢字皆非也其上列弟二人亦姓韋但其名二字不可識凡韋氏者二十六人吳山夫云廿五人亦非也汜定國錢七百韋孟平錢二百牛氏金石圖皆訛作五百兩漢金石記右張遷頌出於近代金薤琳琅嘗載其文都氏攷稽未審釋文多誤如以籌策爲蕭何之類八人筭人見

後漢書皇后紀碑云八人不煩于鄉美作其蓋省文而都氏釋作其字亦誤也碑云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旣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于君也顧寧人讀作爰暨于君以旣且爲暨字之誤釋爰爲爰雖本都氏尚在疑似之間以旣且爲暨乃由臆斷遽詆碑爲訛謬豈其然乎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後漢書王堂傳遷穀城令而此云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更易也右碑陰四十有一人皆字而不名古人命字有祇一字者此范巨范成韋宣三人當亦其字也范伯口韋德榮韋武

章騶叔義四人不言出錢之數曹全碑陰亦有類是

者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遷爲穀城長多惠政後遷蕩陰令吏民追思其德立石紀之考東漢時東郡置穀城東阿二縣北齊省穀城爲東阿宋時凡三遷明時乃遷于穀城鎮卽今東阿縣治今東阿屬泰安府在唐宋元皆隸東平府舊志云此碑明時掘地得之未詳其處意必漢時穀城舊境也碑中通借字近時諸家言之詳矣惟爰旣且於君旣且二字顧寧人以爲暨字之分遂疑是碑爲後人摹刻殊屬非是元案旣終也且始也詩終

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皆當訓旣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旣且卽終始之誼與此可相證也詳元所撰釋且

篇

山左金石志

碑載張君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僚休囚歸賀桂未谷說僚卽蔡之異文余謂僚釋作蔡句內臘正無所屬矣僚指祭祀之祭漢正臘日有此舊典續漢書季冬之月是廻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夫享臘以送故

初學記引今本無以送故二字

獨斷臘者歲終大祭從

吏人冥飲是也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

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
長文傳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
值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此皆因臘縱
囚與碑所稱正合癸丑二月遇桂君于歷下舉是以
質君日子言良是向所證誤也因附記於此 其文
歷叙君之先出自有周張仲並列及漢張良張釋之
張騫獨引釋之事以約漢書爲文而語尤拙滯張釋
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今碑作苑令百官
志上林苑令一人苑令自後漢始有此名又傳惟云
尉而故易作令爲文遷就皆於事爲失其實傳云詔

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碑云進嗇夫爲令是矣若云
令更爲嗇夫反多贅此一語何也其下更云釋之議
爲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尤爲誤會釋之釋絳侯東
陽侯以是二人爲長者足副公卿耳碑乃以苑令當
之其亦粗涉史傳好以意爲之遂不悟其謬也與碑
後又言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經句亦可裁節便以成
文愈爲巨謬矣惟舊國今作邦疑亦非避諱或漢時
所傳本如此樊毅碑劉熊碑皆直書邦字可證也碑
向爲歐陽趙洪所未目及獨近世始著錄其舛誤爲
亭林氏所指者尚遺略不及於此余故特著之然顧

氏所指中爲忠之誤中忠自通用非誤也

授堂金石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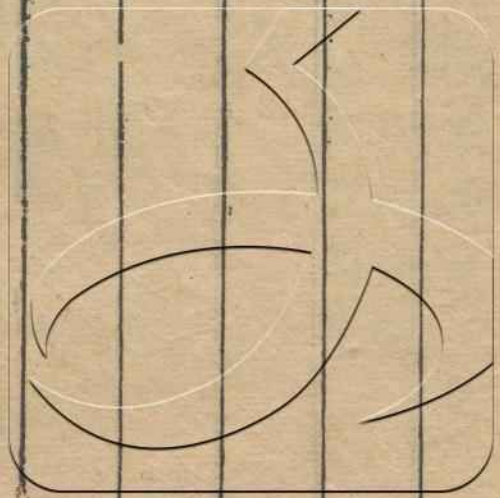
碑云臘正之僚休囚歸賀都氏釋僚爲際案僚字不見於書僚卽祭之異文隸書偏旁隨意增減如孫叔敖碑以淥爲泉孟郁修堯廟碑以欄爲闌此類不可枚舉小爾疋蔡法也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康成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春秋左氏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蔡玉篇云蔡書作蔡字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詔骨肉之親蔡而不殊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吳仁傑曰蔡當作蔡說文蔡散之也散與析同義此碑蓋謂張君治穀城末

減獄頌省刑釋囚故下文云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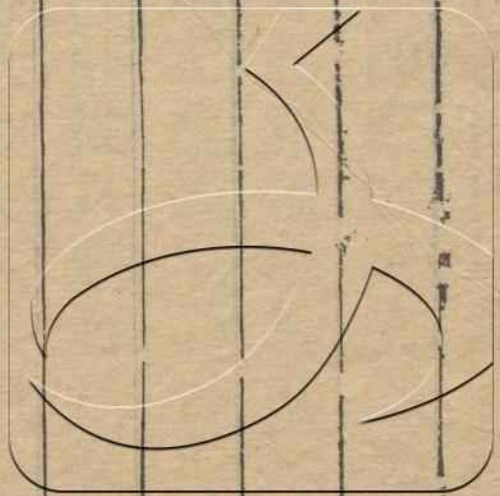
云愷悌君隆其恩是則僚之爲蔡無可疑者都氏何

据而釋爲際邪

桂馥跋



金石萃編卷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五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二種

一長三尺三寸五分廣一尺八寸五分一行四字

府門出交

府門之卒

一長三尺二寸廣一尺九寸二行行五字今並在曲阜縣魯共王墓前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

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笈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頷下裂紋如滴淚痕高五尺五寸腰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口十字兩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

步金石圖

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木則并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

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為東漢時字無疑吳山

夫金石存据鄭芷哇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

此因謂庶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明漢金白記

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

為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

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為

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庶姓不詳其

所出韓勅碑有故涿太守庶次公故樂安相庶季公

皆魯人也則庶固魯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

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庶君豈即季公平季公王國

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為朗陵侯相而文若傳

稱朗陵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此一人前漢建也

伉也堯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

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賈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

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

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庶季公題

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為寵相或為鴻相而

罷歸者也既無侯無相當罷為郡則應置太守陸續

之中子逢為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

守庶君者為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傳會為

季公也張墳跋

右二石人年久傾側其一已斷敲火礪角不護將毀

元於甲寅春飭教授顏崇綴縣尉馮策以牛車接軸

徙置今所洗拓其文於門下見卒字亭下見長字皆

金石圖未備者按水經注載漢酈食其廟亦有石人

胸前銘云門亭長此稱亭長門卒殆同義歟山左金石志

仙人唐公房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三分十七行行三十一字額題仙人唐君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成固縣

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堯之

□□□□□□之故能舉家□□□□□去

上陟皇耀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

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會□□□□□毛

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耆老相傳以為

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土威

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獨進美瓜

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聾谷口

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

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

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

府君造為御吏輶輶車被具君乃畫地

為獄名冒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

□賓燕欲效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

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乃先歸於谷

口呼其師告以危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

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孿家不忍去又

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

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

風廟譁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

之俱去皆高松雀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

舉家但濟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

故使智鄉春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瘴蟲

不遐去螟蟻百穀以入天下莫斯德祐之

效也道牟羣仙德濯故鄉知德者鮮歷世

莫紀漢中太守南陽郭君諱芝字公載脩

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歌樂唐君神靈之

美以為道高者名邵德厚者廟尊乃發嘉

教躬損奉錢倡率羣義繕廣斯廟和祈

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揚君靈譽其辭曰

□□□□□□□□□□□□□□□□□□

遂享神藥超浮雲兮翱

右仙人唐君碑篆額漢中太守郭芝立今在興元唐

君字公房王莽時人也博物志云城固縣壻鄉有唐

公昉得道雞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

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總仙錄所引博物

志又云鼠至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拖

腸鼠水經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入雲臺山合

一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以鼠惡留之

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壻
行未還不獲同偕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

虎之患其俗因號爲瘡鄉二說唯鼠事小異神仙錄
一則云神仙李八百爲公房家傭僞爲惡瘡使公房夫
婦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餘酒浴
公房夫婦顏色更少授以丹經一卷公房入雲臺山
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其說俱異惟鍊丹雲臺與水經
同爾後漢志云褒中有唐公防祠蓋隸法房字其戶
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美卽莽字
聲卽壻字音卽鼠字孿卽戀字隸釋
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
自刪秦大夫倉書申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

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味王
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
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
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
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
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
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
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
有傳人亦不以信也廣川書跋

華陽國志云蜀以城固爲樂城碑與水經合第六期

壻字作聿字而漢隸智字亦近聿字如碑云真人期
聿谷口山上及後聿鄉當皆作智字使公房有壻與
真人相期碑必詳言之矣夫水曰智水谷曰智谷則
鄉為智鄉無疑所謂壻鄉者乃妖妄之說予故全錄
碑文以證之金石錄後錄

右唐公房碑歐陽集古錄作公助碑趙氏金石錄作
仙人唐君碑洪氏隸釋作仙人唐公房碑碑篆額云
仙人唐君之碑六字在碑額之偏右其篆字分二行
君字在次行之首据隸續是君字今不可辨矣其弟
一行第三字篆書唐字甚分明今隸續刻本誤 又

按歐陽集古錄謂不載其姓蓋歐陽公未見此碑額
耳唐公房祠見於水經注華陽國志諸書隸續所引
後漢書志即華陽國志文也兩漢金石記

按碑稱公房以王莽居攝二年與真人期于壻谷口
山上則是公房未升仙之日其水與鄉已號曰壻矣
并無壻行未還之說道元不知何所據也關中金石記
碑文云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據集古錄作
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疑隸釋所載碑文訛君為

在而衍西成也校訂隸釋存疑

魯相謁孔廟殘碑

碑上下俱殘缺存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九行行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闕許帝命萊授俾相吉月令辰欽

謁上闕光龜藏寶覽鴻基曠蕩觀林

木之窮上闕揚美風而動物和陰陽以興

雨假爾攸仰上下闕訪之儒彥稽之典謨

聖德設章先民有上下闕在質樸春秋成共立

嘗幾以獲福答左周人上下闕藉夫下闕

碑石因而銘之咸自紀上下闕

上闕史字叔德東海祝基人

上闕儒字仲雅東海郊人

右無名碑首尾上下皆碎裂餘石纔有數行詳其辭

非是詠墓中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工役之事前有帝

命策授俾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十四字又云春秋

丞嘗幾以獲福蓋是謁廟之文後有訪之儒彥稽之

典謨聖德設章及昔在周人之句似皆是鋪張孔子

也中云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窮深似指孔林而

言或題為駐驂亭前斷碑此亭蓋在闕里趙氏著錄

有魯相謁孔子碑而無其說疑即此也未有叔德仲

雅題名皆東海人而亡其姓碑以況基為祝其乃春

金石考續卷之九
秋夾谷之地又以假爾為遐邇質釋即質

按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即前碑之陰而闕里舊志

失載又廟中有斷碑一通志亦失載文字漫滅不可

卒讀滋陽牛運震著金石經眼錄說題為孔宏碑今

就其字畫之猶可辨者證以隸釋所載無名殘碑文

頗相合則題為孔宏碑者誤矣

孔繼汾跋

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曰魯相謁孔廟殘

碑今第一行尚可辨日令辰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剝

落如孔謙碣姓名漫不可辨讀金石籍據舊搨本得

知是宏碑也方綱按此碑雖與孔謙碑製小而多泐

相同然不得援孔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暈分明

碑式碑文可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

異也此碑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

其上別有缺落與否而中間露出諸字皆無地里爵

氏可據乃其六行文後別隔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

二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

未敢定為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為孔宏者僅見於

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籍據舊搨本者隱約

其辭竝不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搨本則所摹碑

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處略多數字而以予得今

日洗搦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其十許字則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金石文存竟置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之而竊附其說如此 第四行第五字牛摹作與第九行人上一字牛摹作𠂔皆訛凡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綱所釋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間空一行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後二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鄰縣此碑後另起二行其第二行是東海鄰人無疑其第一行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為東字海

下二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

畫者亦未敢遽定為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為二人鄉

貫則確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 兩漢金石記

右碑見洪氏隸釋今人題為孔宏者其誤蓋自牛空

山金石圖始耳碑陰洪氏失載鄉來搦本亦俱無之

乾隆己酉冬錢唐何夢華洗滌孔廟諸碑始為剔出

并得碑側有唐人題名云門人徐泗節度掌書記殿

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杜兼童子高箕大唐貞

元七年辛未春二月八日凡四行左行碑文存六十

六字較諸家所釋為多茲因碑陰未有著錄故并載

之假爾即遐邇已見隸釋兄基即祝其與邾皆屬東

海郡也山左金石志

碑在孔廟即俗傳孔宏碑按孔門僉載河東太守孔

宏碑建寧四年立隸釋已言不可見矣趙魏竹垞會金石目錄

按此碑見隸釋第十七卷洪氏讀其文定為魯相

謁孔廟殘碑所釋凡八行行十六字今碑九行而

第七行無字可見實亦八行也金石圖誤為孔宏

碑翁鴻臚深以為疑并據土人稱為吉日令辰碑

謂碑首尚見吉日令字而不知隸釋已載且碑作

吉月竝非吉日甚矣考古之難也丞嘗之嘗牛譌

為魯翁亦仍之今驗碑作嘗字與洪釋合碑云覽

洪基之曠蕩此句覽之蕩二字分明可見蕩上在

旁尚露日字其為曠字無疑翁乃于之字下摹作

山旁兩半字亦未深考

竹葉碑

題名共二列存第一列十一人第二列十人今在曲阜縣孔廟

□□曹□薛夏侯

□□□□蔣□

功曹史薛曹嘉

中部督邳蕃郭尚

南部督郵文陽侯脩

北部督郵魯王壽

守□卿文陽張耽

左戶曹史魯孔元

右戶曹史薛□□

□□史□□□

□曹史□□□

奏曹史下□□□

辭曹史文陽□□

□曹史蕃仲□

中賊曹史薛荀瑤

左賊曹史□□□

右賊曹史□韓□

左決曹史□虞□

右決曹史文陽馬宗

□曹史□□□

□曹□□□□

右漢碑陰載吏人官爵姓名似亦報德題名之為而

頗剝裂不可讀正面無文字莫考其所謂然觀其碑

形隸法足知其為漢矣是碑曲阜顏樂清懋倫得之

金石錄卷十九
藏置其家碑兩面隱隱有竹葉文或謂之竹葉碑云

金石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川
左一行末微露曰然卻在其陰而其正面益不可知
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者纔四
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
本請予及錢辛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
網釋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莊谷繼涵以精拓本
見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釋凡得
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

缺泐處則實不能定其所缺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
之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
北督郵奏曹辭曹申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史皆屬
吏也其貫則有魯薛齊汶陽皆魯國也考漢人碑陰
脩廟者有出錢數募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
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
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
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百官志曰都尉
分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又曰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部

督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
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推存郭
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又得卞卞亦
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侯脩張耽孔元荀瑤
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隸釋所記孔氏譜牒人名之
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乙未四月屬曲阜顏運生拓
此無字之正面來精心諦審其正面穿下約有文十
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旁有未辨之字未可知
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字□□□
此一字似是一字或當似之國□沛國有向縣此人也第二行第三字似

是漢第三行第二字是造餘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
所未見然卽洪所已錄而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
涯井竈屋址片石隻辭可摩挲諦視者知復何限神
物之遇合顯白當自有時願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
區一瓦一礫毋輕視之而督工繕役職有攸司者又
不待言矣因跋此碑而重有感焉

兩漢金石記

右碑嚮來祇見碑陰題名二列乾隆己酉冬何夢華
洗石精拓始知陽面有字七行漫漶殊甚惟首行第
七字是之二行第六字是祖三行第二字是造餘皆
不可辨矣碑陰存百餘字當是魯相紀德碑也

山左金石

按碑本在曲阜顏氏近始移置孔廟所存字曰奏
曹史曰辭曹史曰功曹史曰中部南部北部督郵
曰中左右賊曹史曰左右決曹史曰左右戶曹史
漢置督郵之官行部郡縣舉劾有法田延年為河
東太守尹翁歸徙署督郵部分南所舉應法長吏
莫敢怨東漢時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
號曰輜車督郵皆是也百官志戶曹主民戶祠祀
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賊曹主盜賊
事決曹主罪法事皆為太尉公屬此碑陽今皆為

竹葉文所掩無一字可辨必其人曾任都尉執法
之官者故立碑之人皆其屬官曹史之屬但紀姓
名里貫不載錢數非有事于率錢也陳氏以綱定
為魯國長官德政碑其論最核予為申其說如此

文陽即汶陽

朱君長題字

碑高三尺三寸上廣二尺一寸下廣二尺七寸一行三字刻於碑下右方今在濟寧州學

朱君長

此石向在兩城山下乾隆壬子四月黃司馬易審為
漢刻移置州學乙卯春元按試過此細玩石面多樵

斧痕其製頗類曲阜墳壇二刻上有鑿齒一棱似從
他處脫筍而出者想亦是墓閒殘石耳

山左金石志

殷比干墓題字

石高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二行行二字今在沁縣

殷比干

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
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
誰所誌也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
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漢威靈時人所書收碑如歐
趙皆未之見

隸釋

水經云云今只四字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
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

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漢隸字原

按衛輝府舊志云殷少師比干墓在汲縣西北一十
五里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碑年深石斷字畫不全
世傳孔子所書今此碑現存竊觀其體勢與周穆王
時書吉日癸巳石刻相類其為古筆無疑謹用摹鑄

以暴于世云

曹安太師比干錄

比干墓碑隸釋漢隸字原辨其繆然比干為三古殺
身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孫為之標識宜也以疑

傳疑存之亦無不可 劉青藜續金石錄

右殷比干墓四字字徑五寸許按洪婁二書所引水經及石氏語大略相同据水經則曰殷大夫比干之墓据石氏則曰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殷字下當有泐裂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殷比二字連接自為一行干墓二字連寫自為一行與水經所云不同矣墓字下半泐去及其字勢之清勁則皆與洪婁所云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疑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為正 兩漢金石記

子旂殘碑

存字十二行

允字子旂於傳載 闕下

奚之難扶危翊放文 闕下

載不隕以傳 闕下

今者書不倦是 闕下

事人犯而勿欺 闕下

履廣延術士永初 闕下

小惠可不之間是 闕下

庶閔悼遠近同哀載 闕下

上而貴不朽之名故勒其

上敝我漢道厥敝伊何消

上左聖漢有莒有荆君

闕上 闕下

右漢子掇殘碑斷剝僅存文十一行首行載允字子

掇不見其氏下言於傳載

表其上世故文云口載不隕以傳於

句者右書不倦犯而勿欺及廣延術士子掇事跡略

可推見如斯然於廣延術士下有永初字似子掇當

永初時有功績可紀間行乃述遠近同哀則其卒之

歲未必在永初中矣銘詞口在聖漢有莒有荆考孟

子以過徂莒詩皇矣作旅旅與莒同毛傳旅地名也

疏言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周此時在西莒固

近周之地亦必在西漢永初中西寇最甚者見於後

漢書安帝本紀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

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春

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

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敗績十一

月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

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

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四年三月先零
羌寇褒中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蓋積
歲爲患搖蕩西州疑銘所謂莒指叛羌也及元初二
年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三年秋七月
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此卽銘云有荆然則子掙
之沒蓋于元初後矣碑前云廣延術士亦見永初元
年詔文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
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於時子掙必承詔以禮
延之備薦舉也又敝我漢道敝卽補字碑石出土日
爲妄人斷毀又鑿其撇捺都失舊觀然盤拏倔強之
趣故在也嘉慶三年四月徐方于宣訪得之於豐樂
鎮西門君祠內輦歸移置縣孔廟戟門下碑埋土中
久灰沙盤互字畫填結累日剔治始見全文後人宜
善護惜之 按此碑及劉君元孫正直碑凡大小五
石同棄毀于西門君祠當是土人之狡黠者侵種墳
側荒田欲滅其跡而昇置此閒遂致極鑿至此碑爲
古今著錄家未能收採竊度斷石尚有埋沒土中者

冀其精靈開世復出予亦拭好古苦晚之淚也

陽縣志

趙希璜安

字徑建初八寸許第四行右上當是琴九行遺土當是而勒下當是斯末行半字當是昭按說文游字在於部从汙聲此碑作旂蓋省文後人去水加彳則失六書之指矣

瞿中溶跋

劉君殘碑

存字六行

上關 口 口 步 百

上關 春秋博覽

上關 一百人

上關 臣約身

上關 口 歸 高 四

上關 口 不

又一石

存字五行

上關 其 爾 臣 一 下 空

上關 國 之 裔 兮 簡 口 心 凡 之 下 關

上關 万 為 國 之 口 口 口 口 兮 當 一 下 關

上關 人 去 口 口 口 口 哀 哉 戍 下 關

關上 四歲兮 關下

碑側

存字 一行

關上 歲左辛酉三月十五 關下

右漢劉君殘碑鑿斷穿孔龕置西門君祠大門左右作門關縣吏添仕麟借工拓宋馬需修祠碑于門側瞥見拓之以歸其一石文凡六行又一石文五行前春秋字博覽字常百人字及藺口口心民人去口字蓋有位而顯以澤於民者也國之商兮商當是裔字既稱為國裔於漢為劉氏矣碑側歲在辛酉三月十

五東漢辛酉凡三見明帝永平四年安帝建光元年

靈帝光和四年明帝太遠疑在安帝靈帝時也 安陽縣志

右殘碑二石皆方尺餘中為大孔其一文六行其一

文五行第一行乃其辭曰三字後空一行第二行心

上當是帝又上一字以意度之必是在也三行為上

當是兮四行人上當是良五行歲上當是萬二石字

皆徑八九分結體亦無異然第一石文在上方自孔

以下皆無字第二石又與第一石行款文句俱不接

且兩石後半竝無字不可曉也歲在辛酉三月十五

八字字徑二寸強較前碑字大倍之又結體與前碑

絕不相類武君謂是劉君碑側未審然否

瞿中溶跋

元孫碑

存字四行

上闕 口口 遺 子 奉 拜 下闕 又

上闕 一人 大兄 元孫 早 終 下闕

上闕 同二子名重字元 下闕

上闕 下一子 下闕

右漢元孫碑棄置西門君廟墻田閒徐方于偕柴望之景堂趙仲原啟尋出僅得遺字四行前云遺孤奉承字蓋述其家之式微故繼以大兄早終是為可哀

也書之秀藟當奉為神品

安陽縣志

右殘碑可見者十四字字徑七八分第一行後似空

三行二行人下空一字云大兄元孫早終蓋敘其兄

弟三行云二子名重則又敘其子孫也

瞿中溶跋

正直碑

存字八行

上闕 正直是以揚名於州里

下闕

上闕 部職究由 下闕 守曲

上闕 為衆所 下闕 且考為

上闕 終事 下闕 三

上佳咎
闕下
口口口口口口

上愕悽不
闕下
口口口口

上詎六辭曰
闕下
口口口口

上友言
闕下
口口口口

右碑字幾二寸餘中鑿大圓孔毀殘元文最多凡得字八行第一行正直是以詩小明作正直是與考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為與則詩所謂與者今文此碑所据古文也後文六辭曰集韻其古作六是碑足以證明古文字如此舊埋棄西門君祠外頽坊下康熙某年建坊毀為柱石今

柱已折矣而碑猶存殘字若干古物淪毀自吾儕別治磨拭出之碑復光顯于世其亦有奇緣與此與子游殘碑同日自方于得之故益可喜也碑無可題識即首行正直字題曰正直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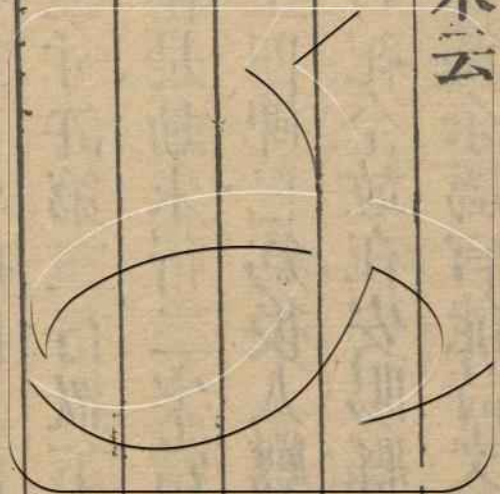
安陽縣志

碑字徑二寸許第三行缺下當是所考上當是祖七行元上當是勳末行二字當是孝信

瞿中溶跋

按以上四碑已為後人鑿毀方圓無準尺寸字數俱不可紀今並在安陽縣孔廟縣令趙君希璜向在西安為余屬官能詩文好金石及至安陽搜訪漢唐舊刻不遺餘力因得諸碑于西門豹祠中祀

在京師趙君拓以見貽以無時代可系故盡錄此
卷之末云



金石萃編卷十九終

